

彝族擦大钹，怒山里的万物狂欢

刁丽俊

1. 横断山脉是一个地理意义非常广阔

的词，广阔到旅行者在西藏、四川、云南的地图上，很容易像个迷失的孩子，在众多的山脉河流中找不到方向。沿怒江上游由西向北扇形推进，依次是伯舒拉岭、他念翁山、芒康山、沙鲁里山、大小雪山、邛崃山、岷山；血管一样在这七座山脉里穿行的，则是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、雅砻江、大渡河、岷江。

在横断山系边缘，有一条南北长约一千公里的他念翁山脉，与我们滇西有很大关系。它从西藏昌都与怒江并行向云南延伸，到了中段，就是滇西的大怒山。它在怒江的东岸，与高黎贡山隔江相望。

如果把坐标从横断山脉缩小到怒山，再缩小到隆阳区西山梁子的杨柳乡、瓦房乡的彝寨，那就是活脱脱一个针尖上的点，沾一丝蜂蜜，也许都尝不出蜂蜜的味道。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针尖上，却有一群一群彝族汉子，在千百年的时间流水中保留了一种传统技艺——擦大钹。

大鼓震动怒山筋脉，长号击穿怒山耳鼓，唢呐拨动怒山心弦，彝族汉子手中的大钹敲响，一座怒山似乎把一条怒江吸进胸膛，热血沸腾。汉子们腾挪跳跃，咿擦，咿擦，咿擦，天地同语。阵阵合唱，一场接一场大地上的舞蹈，就这样完成了季节与季节的交接，完成了自然与人类的授受，更延续了一个民族史诗千百年的守护。

在族群狂欢的舞蹈中，我听见一个职业是“朵希”的人，在震天响的大鼓中唱诵一个族群的创世起源——

宇宙混沌之时，没有天，没有地，黑暗包围一切。一个彝族的神派出十二个人，六个人造天，六个人造地。造地的人很勤奋。造天的人常偷懒，一下去掏蜂，一下去跳舞。最后交工的时候，地造大了，天造小了，天盖不住地，地就宽了。神就用神力把地拢起来，于是有了山与沟壑，天也就盖住了地。神又分配：水要往哪里流，动物在哪里住，鸟可以往哪里飞，人要住在哪个山洼。如此无数年，洪荒之灾来了，持续二百万年的洪荒之灾让大地荒芜，人烟灭绝，最后只留下了兄妹俩。神变成一只青蛙对兄妹说，再过两天，洪水朝天卷，我们的天也会被洪水淹没，你们两个要躲进一个牛皮鼓里，在里面把牛皮缝好，里面放只公鸡，才知道黎明和夜晚，再放个锣和木槌，三天三夜之后，洪水落了，就敲锣，我放你们出来。三天三夜之后，洪水退，大鼓落在了岸边。兄妹俩奋力敲锣，彝神把他们放了出来。这时，大地一片死寂，除了兄妹，再无任何生机。神说，为了大地有人耕种，你们要再造人类。于是兄妹变成了彝族的先祖。彝族为了证明血缘及家族分支的清晰，很多代都沿袭了父系联名制，即父亲的最后一个字是儿子的姓。

这样的关于大洪荒时代族群起源的神话故事有很多：拉祜族的兄妹藏在葫芦里漂流，葫芦就变成了图腾。藏族的神话几乎也是全球洪水神话的翻版，一对品性善良的兄妹提前得到神谕，制造了一个牛皮筏子漂浮了七天七夜，最终幸存的二人成为了人类的先祖。

彝族的创世起源——一辈辈往下传，族群从故事一辈辈承接这传说的真实性。

朵希用属于这座大山的调子唱诵属于怒山彝族的起源，彝族汉子用属于这座大山的步伐传递图腾的力量，族群在穿透心脏的钹声中获得心灵的归属。

朵希即祭司，职责等同于滇东或者四川凉山的毕摩。

这位既能擦大钹又能唱诵彝族史诗的朵希叫张绍发。黑黝黝的与大地一样隆起褶皱的脸，与大山一样壮实的身材，脱离了唱诵就变得沉默的嘴巴，是他擦钹结束后坐在我面前的样子。在他所唱的调子里，六个造天的人是什么人，六个造地的是什么人，调子里都有，但我知道他执掌的秘密远不止刚才唱诵的这些。我继续求解。这里的彝族没有文字，也没有人给我翻译，我不能把它完整记录下来。

大山太大，老鹰出山一趟都要扇翅膀。很久以前没有路，大山里的人很少出去。男人的娱乐方式，是擦大钹，在力量的释放中找到大地之子的快感。他们的舞蹈娱乐，娱水，娱自然万物，更娱自己的内心山高水长，万物生长。女人刺绣，山川大地，花鸟虫鱼，更有内心的小秘密藤萝蔓密，都在一针一线的围腰里、嫁衣里。她们还打花棍，唱山歌。百年的调子，百年的唱词，打动了唢呐手或者长号手，也打动着一生日出劳作的生活。

2. 祁晓龙擦大钹舞姿矫健，像一只在山梁间飞翔的鹰停歇到了地面。说擦大

笔会

彝族擦大钹省级“非遗”传承人祁晓龙与团队在表演。

本版图片由范南丹、刁丽俊、鲁光明提供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

钹是大地的舞蹈，是因为它的一招一式中带着山的雄浑，水的灵动，树的蓊郁，是大山的民族能在艰苦劳动中繁衍不息的精神支撑。擦大钹又在老一辈的传承中融合了彝拳、刀木、棍木，所以它又不全然是舞蹈，还是力量的象征。作为年轻一辈的擦大钹艺人，同时也是靠读书走出大山的新一代，祁晓龙在西山彝寨是一个传奇。

2016年7月，祁晓龙远赴俄罗斯参加第六届莫斯科国际功夫交流比赛，他表演的彝族小四门拳获中国传统武术银牌、彝族大钹拳获中国传统器械金牌。北京有个老武术家说，这个大钹只有在金扁扁下见过，那些来自西藏的武士把这个当攻击性武器，钹可以变成锤子打，钹面可以作短刀。

从俄罗斯回来之后，祁晓龙觉得把彝族文化发扬光大的责任更重了。他带领的“彝族擦大钹表演艺术团”在村村寨寨更为广泛地活跃着。行走在故乡的山水里，他觉得生命充满了养分。

在祁晓龙的记忆里，或者生活经验里，武术这个词就像小时候母亲放在他枕边的一颗糖那么甜蜜。他一直觉得三十年前的怒山彝寨是个不可思议的世界，一个个高低不平草房覆盖的院子里，何以藏得下那么多身怀绝技的拳师或者艺人。自己家就不说了，父亲、爷爷、老祖都会彝拳，祁晓龙从小就跟着练。他认为这不稀奇，因为彝人尚武，寨子里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彝拳，几乎是习武成风，天一黑就聚在一起相互切磋。

祁晓龙最能见到的，是一个叫张明志的老拳师，住在瓦房乡那边更高更深的山里。在西山片，张明志像一棵被仰望的大树。他每次出门，都骑着高头大马，神气得很。他的大黑马脖子上的铃声很响，寨子的石板路上只要丁零丁零的声音传来，孩子们就奔走相告：“老拳师来了”，大家都出来路边站着。祁晓龙那时就在想能当那样的拳师多威风啊。那时，各村各寨都有张明志老拳师的徒弟。十几年后祁晓龙拜的师傅祁发贤就是这位老拳师的徒弟。当然那是后话了。

还有一位拳师傅间接地成了祁晓龙成为大钹手的催化剂。小学六年级时候，家族里一个嫂子的爷爷，带着一群艺人来村里擦大钹、耍狮子，全村人都围拢在村口的大青树下观看，里三层

三层连草房头上都站满小孩子，蚂蚁一样黑压压一片，事后主人家房顶补漏都不赢。那天祁晓龙突然觉得里面带队擦钹的人太帅了，这次以后伙伴们玩的游戏，就变成了耍狮子、擦大钹。后来祁晓龙听父亲说，这位拳师傅中医也了不起，帮人接骨一接就好，救死扶伤的好事做了不少，他带领的大钹队去哪里都受欢迎。祁晓龙又想，像这位拳师一样渡别人也不错呀。

在对武术的懵懵懂懂及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中，祁晓龙进城读初中了。2000年，他到保五中民族中学班读初一，突然发现自己不在山里那么放得开了，在山上像匹小野马，此刻尾巴却甩不开了，不管在课堂还是宿舍都缩手缩脚。这是为什么？自卑！对，是自卑。他仔细回想寨子里一些老人的行为，一辈子住在山卡卡里，下山去双虹桥西边的敢当街赶街，那时实行物物交换，包谷换米，黄豆换米，红糖换米，但这些上岁数的老人，街都不敢上，因为他们连交换这件事都完成不了，他们没办法跟别人交流，说这筒黄豆要换多少米。说到底还是自信心不够，对外面存在恐惧感。村里人文化也好，经济也好，在大山这个天然的屏障里，都能应对自如，可一旦突破这个屏障，问题就多了。

祁晓龙明白，自己的自卑，是从大山那个环境带来的，要改变，只能靠自己变强大。这个十三岁的初中生，开始思考关于成长的重要命题。

还在小学初中的时候，外公一直在他耳边讲，西山的彝族是咋个来的，绿竹寨的寨子是咋个来的。小时候不懂，不爱听，觉得是外公在讲古，只觉得外公很厉害，什么都懂，昆明大省城都去过。高中的时候忙备战高考，也没怎么把外公的话放在心上。直到读了大学后，才明白外公的良苦用心。

祁晓龙的外公李科是一位退休教师，出生于1941年，父母早亡，很小就跟着大哥生活。大哥是马锅头，赶马帮走南闯北，后来在板桥安家，李科就跟着去了板桥。大哥知道读书的重要性，没耽误李科上学。李科1953年考入保一中，初中毕业就分到了保山县水利局。1959年调到昆明当经济警察，1964年9月回到隆阳区杨柳乡联合小学当教师。祁晓龙6岁就跟着外公读书。外公不仅用彝语和普通话说教学生，还经常给学生讲大山外的世界，培养了几代人。他的学生，如今做爷爷的都很多了。

李科退休二十多年来，一直在村里挖掘整理

流传在民间的彝族腊鲁支的文化、钹谱（钹的固定节奏）、各类山歌调；指导村里的年轻一辈学习彝族打跳、打花棍、彝族武术、擦大钹等。他手写的各类山歌调，码起来有两尺高。

2006年，祁晓龙考入保山学院读政治专业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开始仔细思考外公几十年来在老家所做的点点滴滴。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里，把关于彝族文化的书全部看完，重新认识了自己这个支系，也常与四川大凉山、小凉山，云南宁南、楚雄来的彝族同学交流，对比几个区域的彝族文化的差异，突然有了强烈的落差感——在他们眼里，祁晓龙是假彝族，是不正统的，他们才是正统。

祁晓龙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找到一种方法，让老家的彝族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像村里那棵挺拔的神树，挺直腰杆说：我是怒山里的彝族！

大学毕业，回到联合小学当老师，祁晓龙发现小时候见过的老艺人，老拳师大多去世了。仅存的几位老艺人也擦不动了——谈起擦大钹，只能指着远方的村寨说，曾经我到那个地方，我在那个地方擦过，当时多么热闹，然后是一脸的黯然神伤。在二十几岁的人群里，愿意擦大钹的寥寥无几。

外公对祁晓龙说：我们是在外面受过教育的人，我们应该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捡起来。这是个长远的工程，想做好，就要系统地去，一步一步走。

在联合小学当老师期间，祁晓龙把瓦房、杨柳所有的艺人都走访了一遍，组建了彝族擦大钹表演艺术团，同时到打郎村拜拳师祁发贤为师，成了他的关门弟子。祁师傅倾尽全力传授技艺给祁晓龙，祁晓龙把他教的拳术打响到俄罗斯。从俄罗斯获奖回来，祁师傅把这件事当作一生的骄傲。祁师傅2022年5月去世，祁晓龙也就成了彝族小四门拳第五代传人。

2014年，祁晓龙当了校长，在全校学生中推开了彝族文化进校园，把表演艺术团的成员请来学校，分年级与学生一起打花棍、打跳、唱歌、擦大钹、练武术、打彝拳，特别要求彝族学生必须学会。

在隐秘安静的大山里，学校的声音像夏天催鸣的雷鸣落进村民的心里，他们也脚后跟不听使唤地走到学校，站在孩子们身后跃跃欲试。祁晓龙明白：时机到了。

他邀请全村喜欢跳舞、打跳的男女老少在

课余时间或周末来学校活动，让团队成员带领年轻人擦大钹。快乐是会传染的，很快，彝族村寨就喧闹起来。春节，彝族火把节，仅绿竹寨就能出五六个节目。没有舞台就自己制造舞台，祁晓龙自费请摄影师在寨子风景最美的地方，拍下村民打跳、唱山歌、擦大钹的最美、最意气风发的镜头，制作成碟片，感受上电视的氛围。一有外出表演的机会，就让大家轮流去看山外的世界。

通过校园传承，村民的民族认同感，像怒江冬天的雾气，在怒江上空经久弥漫。他的大舅、二舅、小舅，成了二代传承人，他的哥哥祁应龙成了三代传承人，2023年还成为市级“非遗”传承人，嫂子陆海珍成为“花棍”区级传承人。一些彝族学生出去读书，去昆明，去省外，都会告诉外面的人，保山有什么，怒山里“非遗”有什么，特别会告诉人家：彝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。

今年8月，我们去联合村绿竹寨。才进村口，就听到了铿锵激越的擦钹声，充满了大山的苍茫。是祁晓龙，带着他的团队早就在路口那棵巨大的榕树下等候了。他的团队年龄最小的17岁，李豪章，还是学生，在保山技师学院读书。他们腾挪跳跃，身形在大鼓的节奏中行云流水，一个民族在大山里的坚守、传承、创造的特质在他们的身上得到极致的体现。舞毕，祁晓龙带着九名彝族汉子斟上自烧的苞谷酒，唱着祝酒歌，给我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。在联合村的10个自然村里，绿竹寨是擦大钹的传统保留得最好的一个村。这得益于祁晓龙的外公李科。一直以来，绿竹寨的文化生活风生水起，女的跳舞，刺绣打花棍，唱山歌，男的擦大钹，一座大山都被他们搅得云飞雾动。他们像大山的灵魂舞者，把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的勤劳、勇敢、坚韧、智慧，通过擦大钹这一表现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白龙井，四棵树，梅兰山，徐掌，这些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名字，此刻成为我在层层叠叠的大山里爬行的精神支撑。漫山遍野的包谷已在8月眺望成熟，我在茫茫群山中寻找四棵树站成的村庄，但四棵树村有无数棵——黄连树，石榴树，小叶榕，滇朴，黄花梨……我分辨不出哪四棵树是最初的四棵树。村民也说不清成为村庄名字的哪四棵树究竟有什么故事，只是每逢最重要的节日或祭祀活动，大家会在村子最高处的小叶榕和黄花梨下摆上祭品祭神树，祈求清吉平安、万事顺遂。他们信奉万物有灵，山有神，树有神，水有神，敬了天地自然，自己的心愿也就上可启天，下可及地，内心就安宁了。

3. 最让我们所有外来者震撼的，是白龙井村的小叶榕，它站在村委会的院子外，也站在一个悬崖边，以五百年的姿态洋溢酒洒满山冈，让我们自感渺小如一个叶片。我想，这才应该算是一棵神树吧。

四棵树是白龙井村的一个自然村，因为大山阻隔，山路迢迢，有事出村请朵希和大钹队也麻烦，就自己有了一个大钹队。然后同样藏在深山里的梅兰山村、徐掌村也各自有一个大钹队。大鼓，长号，短号，唢呐，大钹，小钹，在雄浑的怒山里与天地诸神及万物共舞。

因为娱乐的需要，擦大钹变成了一种舞蹈。舞蹈有两方面，一是动作，二是配乐演奏。动作又分三类，一类建立在彝族武术中，第二类是仿生动作，即仿野生动物。第三类根据表演的需求，配以双打、串花、对花，还有集体的一些套路和动作，要求整齐而有气势。

有意思的是，大钹队竟然把韩信奉为乐器的祖师，他们认为一声箫，可以击退千军万马——这就是乐器的力量。

下图：传承。右图：白龙井村的“神树”。

